

长城万里今犹在——我认识的侨领余文劲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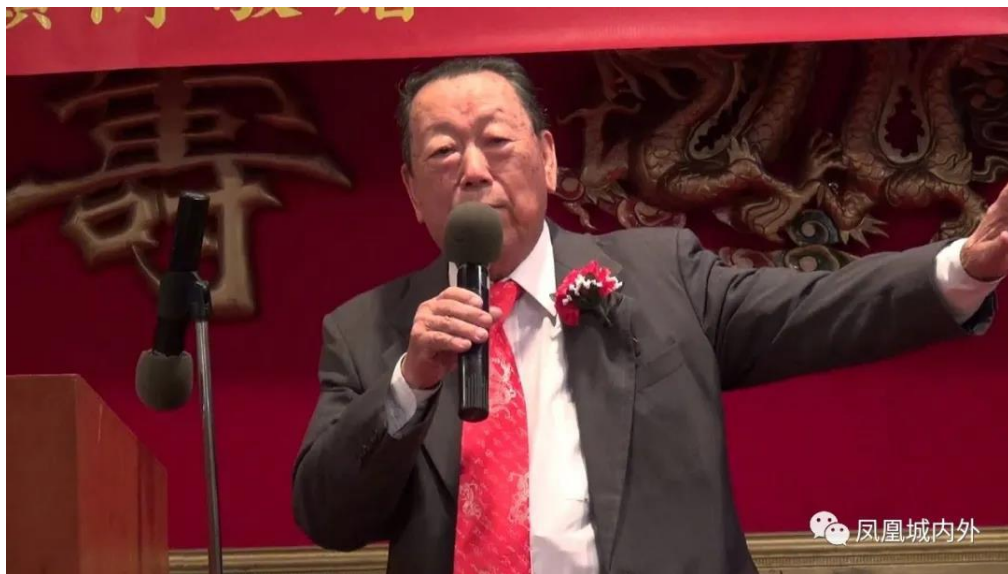
- 2021/01/25 22:10 来源：美国《亚省时报》凤凰城内外 作者：甄凯婴
- 分享到:

千里家书为一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是一九六七年，自台湾抵达凤凰城访问的侨委会委员长毛松年赠送给时任侨联总会主席余文劲的诗。此后数十年，文劲先生一直将此诗珍而重之，并将之浓缩成一个“让”字，作为人生宗旨，“让”人，“让”利，为侨团，为社区做了不少公益善事。

因我母亲姓余，他一直喊我父母做姑丈、蕙蓉姑，我也跟着妈妈喊他文劲叔，喊了几十年。

余文劲，1927年2月4日（年初三）出生，广东省台山县五围乡三德里人氏。其祖父时和公壮年来美谋生，事业有成后返乡开枝散叶，开辟新村供其族人居住。时和公对子孙教育十分重视，文劲叔自幼在乡间就读私塾，中学就读风采中学、广州市一中，知书识墨。



余文劲。（图片来源：凤凰城内外）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劲叔移民来美，定居凤凰城，从父亲手里接过杂货铺，与妻子朱杏瑶一起悉心经营，积累财富，养育三个儿子成长，工余时间热心参加侨团活动。因他以人为善，处事公道，且见识广博，又精明能干，获得大众信任，在侨社中威望与日俱增。他先从侨团中文书记开始，再被侨界推选担任本地的、区域的，以致全国，世界性华侨社团领导职务，先后担任过斐匿（凤凰城）侨团联合总会、华商总会、华人福利会和余风采堂等团体主席。1985 年被选为全美余风采堂美西总长，任期满后升为元老，余风采总堂总长，世界余氏宗亲会总长，全美华人福利会西南支会常务委员等荣誉职务。因为数十年来服务侨社，贡献卓著，创下三十多年连续担任侨务顾问、侨务咨询委员荣誉职最久记录。

有人说余文劲是凤凰城的邓小平，够 Power，说一不二，有他参与的事，十有九成。事实上，他为华人福利事业不余遗力。1992 年，文劲叔与族弟文裕叔等人，用华人福利会的名义与绿木坟场合作开辟华人纪念墓园，争得每块墓地降价一半售给华人。消息经本报刊登后，短期内卖出墓地 200 幅，为华人节省近 10 万元。据统计，近 30 年来为华人节省近 30 万元墓地的费用。

90 年代，他力主购买会所物业，使建会数十年的斐匿余风采堂有了会所，带领余氏宗亲展开春秋两季郊游，堂庆祭祖活动，使余风采堂成为凤凰城宗亲活动最多的堂所。

1997 年，斐匿华人耆英会因会众增加，会所空间不足，文劲先生亲任筹款委员会主席，带头认捐，投书本报，发动本地，乃至全美侨社捐款，筹得近 30 万善款，使耆英会会所重建得以顺利完成。

1997 年左右，凤凰城中国文化中心兴建，时任项目负责人找到我父老真社长，邀请本地华人参与。老真推举文劲叔作统筹，他除了写文章呼吁，亲自打电话给好友募捐，冒着 100 度高温上门收取支票，交到报社来，逐一对账。文劲叔曾说：做人要均真，账目要分明。在他的大力推动下，最终有 140 多位华人捐款，中国文化中心特别建造《芳名录》牌坊，刻上捐款人姓名，以作纪念。

中国文化中心 9 年后易手，《芳名录》牌坊等中国元素遭拆除，90 多岁的文劲先生痛心疾首，再次冒高温走上街头，举牌抗议。这一幕，相信当年参加过文化中心抗争游行的同胞都不会忘记。

斐匿中文学校增置校舍，祖国华东水灾，奥运水立方场馆兴建，凤凰城老人公寓康宁大厦翻修，台山市武溪中学，开平市风采中学、风采堂……都有他的捐助。去年还为祖国湖北襄阳抗疫捐助了 1000 元。

文劲叔不仅热心公益，对文化事业也一腔热忱。老真社长不止一次回忆与之初次见面的情景：办报伊始，一次，佳叔邝添权开车，拉着文劲叔和老真去图森参加侨社活动。一路上，文劲叔对老真盘根问底，老真对答如流，聊到高兴之处，文劲叔一拍大腿说：老真好才学，佩服！你办报，我支持你！

《亚省时报》第一期开始，文劲叔以“头厨金山伯”（简称“头厨金”）为笔名，开辟《杂碎楼》专栏，每期文笔风趣，亦庄亦谐，讽刺时弊，加上当时侨社一些趣闻轶事，吸引了不少铁杆读者，为本报增添色彩，许多外地读者专门订报，点明是为了看《杂碎楼》。

说到《杂碎楼》，文劲叔喜欢用广东白话书写，打字小妹我习惯用普通话拼音打字，经常打着打着，就把他的语句顺成普通话。文劲叔很严肃地跟打字小妹约法三章：1、不许改字，2、不许改标点，3、打字没错有叉烧吃（他独门秘籍的文记蜜汁叉烧，当年享誉整个亚省，试过都赞不绝口。）

打字小妹也乘机讹他：打字打得好（哪有打不好的），你得当《亚省时报》顾问。他说：有问题，顾问就顾问！

有一次斐匿余风采堂春宴活动，文劲叔邀请了加州、美东等侨领好友来赠兴，这些好友能歌善舞，当晚场面热闹非凡，宾主尽庆而归。事后文劲叔写了篇文章发过来（那时候 fax 来 fax 去很时髦），我糊里糊涂地打了字，校对了两遍，自己觉得没错 Fax 过去给他校正。那次也巧，他忙着招呼外地亲友，没有给我回复，稿件直接上版印刷。那周五拿到报纸后，他打电话来：“凯婴啊，呵呵，嘻嘻，不可出门哦，我现在过来。”我心想，完了完了，肯定出啥错了，想到他不笑的脸有点慌。

一会儿他开着他的凯迪拉克就到，捧着几个食盒乐呵呵进门。“凯婴啊，你厉害嘢！以后我的文章交给你改，随便改！”“怎么了？”“我那句‘卡拉 OK 歌声回味无穷’，被你改成‘唔使卡拉也 OK’，哇！那班大埠宗亲看了不知几高兴！嘻嘻，我说是你改的，不敢居功呢。来来来，这是总长给你的红包，这是文记叉烧，这是你文劲婶做的蛋糕，还有……”

1992 年，文劲叔在余风采总堂提议恢复《风采季刊》，亲自担任社长，委任我母亲余蔼蓉为总编辑，编辑部设在我家，我继续充当打字小妹。《风采季刊》发行前后五年，约稿、审稿、贴 lable 邮寄，他亲力亲为，一丝不苟。

后来，笔者随夫迁居德国，再转回北京定居，每次回凤凰城他都打电话来邀约：“凯婴啊，去六福饮茶嘢！”我家三个孩子出生，他都当做自家的喜事，送衣服送尿布送红包。

文劲叔对人大方，自己则勤俭节约。他时常开车到报社送外卖，报社的同事都吃过他送的餐。他当年攒下不少物业，平时刷墙换水管，他都是开着那辆老爷 pick up，带着一两个 Amigo 一起完成，70 多 80 岁还爬上屋顶修瓦面。脑门上凹了一块儿，是他修屋顶摔的。

那时他来我家，经常是一身油漆，乐呵呵地放下稿件，放下糕点，挥挥手，来去如风。

再后来，他母亲和夫人相继离世，三个儿子成家立业，他独居旧宅，闲时与一班老朋友一起饮茶聊天，相互开解，称为“开心会”。“开心会”会友在他的带领下，为善不甘后人，每次捐款都走在前面。

早两年一场大病后，文劲叔对很多人事不太记得，但每次春宴活动被请上讲台都精神奕奕，语句流利畅顺，让人啧啧称奇。

前年夏天，我带着孩子搬回凤凰城，他跟我父亲一样高兴，说：《亚省时报》交给你做，我好开心，亦好放心，我支持你。

去年疫情开始，文劲叔拿着电话簿每天给老朋友打电话，嘱咐大家：莫出门，戴口罩。打给我时还要加上：《亚省时报》是你负责吗？几时出版哈？我欠你报费吗？这样的电话一天 7-8 次很正常，最多一天是 15 次。

以后，再也听不到他洪亮的声音，接不到他的电话了。

文劲叔，R.I.P.